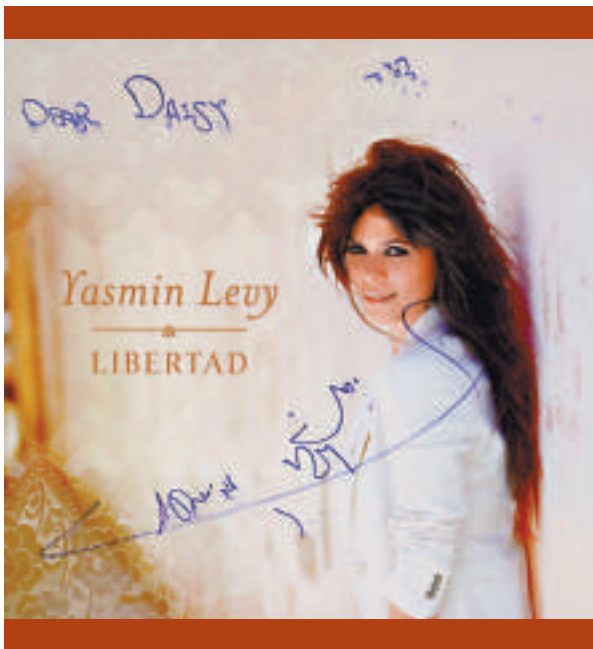


▼新專輯《自由》封面



▲Yasmin Levy說她的故鄉以色列好像「一座熔爐」

蒼涼空闊 入骨孤寂 雅絲敏愛唱悲歌

歌手雅絲敏·利維（Yasmin Levy）出生在耶路撒冷，現在依然和媽媽、丈夫以及一歲多的兒子住在那裡。她說那城市，「像一座熔爐」。

基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像她這樣的猶太人，都將那地方當成聖地。清真寺的對面可能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早上有各種衝突爭鬥，可一到下午三點，所有的人都停下來祈禱。」

祈禱什麼？和平，抑或幸福安寧？可祈禱過後，第二天早晨醒來，眼裡心裡又滿是仇恨。「我們都太愚蠢，不懂得互相尊重。」雅絲敏說，當你將自己的立場自己的信仰標榜成「高人一等」，這世上便不會有尊重，以及包容。

可她的歌不同。她唱猶太人古老的拉迪諾歌曲（Ladino），也糅合西班牙佛蘭明哥（Flamenco）和土耳其式的摩納哥音樂。「我總是把它們混在一起，因為所有這些音樂聽起來都很美，不是嗎？」

你似乎很難界定她：她不是她父親Yehuda Levy，那樣的傳統拉迪諾歌手，也並非演唱佛蘭明哥出身。迷戀西班牙文化的她，二十六歲時本有機會去那裡學三年佛蘭明哥，但三個月後就回來了，因為她和她現在的丈夫Zev Feldman相愛了。

丈夫曾是雅絲敏簽約唱片公司Adama Music的總監。那次她從西班牙飛回耶路撒冷探親，他去接她，「在機場，第一眼對望後我就知道，我們要在了一起。」

「我現在還記得他的眼神，好像是驚訝，驚訝我為什麼變得有女人味了？」雅絲敏笑道。去西班牙之前的她，總打扮得像個男孩子，短髮牛仔褲，鬆鬆垮垮地出門。可在伊比利亞半島上住了三個月，她開始留長髮，也換上了裙子。

後來，兩人結了婚。再後來，丈夫乾脆辭了總監職位，在雅絲敏的巡迴樂隊裡當起專職鼓手來。上周末，丈夫陪她一起來香港，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的演唱會上，兩人搭檔演出。他知道她什麼時候要喝水潤嗓子，他知道謝幕時俯在耳邊提醒她記得加演別辜負了觀眾的掌聲。

過往六年的每場演出，場場如是。連雅絲敏市場的台詞，都揣在丈夫的口袋裡。

於是，也就不難理解雅絲敏鍾情西班牙的原因：那片土地，改變了她，也讓她收穫了一輩子的愛情，以及友誼。

雅絲敏最新推出的專輯《自由》（Libertad）中，有一首她自己創作的歌，名叫《30-1我》（Ovidate de Mi），講她已故媽媽的一段愛情，由她與西班牙女歌手Concha Buika合唱。

「你可以獨行，但有時候，有人相伴也不是件壞事。」而且，在雅絲敏那裡，這樣的相伴總能聚合成出「一種全新的聲音」，一種令她自己驚喜也令周遭人開心的聲音。何樂而不為？

《自由》這張專輯等了三年才面世，十二首歌中的五首由她自己創作。對她來說，寫歌需要緣分，「可能去一趟洗手間的功夫就可以寫一首，也可能在鋼琴前坐上一個月卻一個音都寫不出來」。

雅絲敏說，她不是那種每天從早到晚將自己關起來，不聽電話不上網悶頭工作的人。「這是音樂。」她說：「這是逼不出來的」。必須等那些旋律從心裡自然地一點點地滲出來，急不得。

「有人一年可以出幾張CD，但我一年只能寫三首歌」。她說，她不願意為創作而創作，當她真正想寫歌的時候，那些歌的靈感必定出自她的生活，以及她對生命和死亡的體悟。

「我之前一直在尋找美好的聲音，後來發現美好的聲音實在太多了。」她說，如今的她，想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在雅絲敏那裡，生命和音樂，從來都是彼此勾連。

準備《自由》的這三年中，各種人事在生命的軌跡上與她相交與她擦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恐怕是一年多前降生的兒子了。

「你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思考回味他的突然出現。」雅絲敏笑道：「那時候你會覺得，音樂算什麼？」她的世界，完全被這個小生命擠佔。

上周六的演唱會結束後，她感謝現場觀眾一晚上的陪伴，還說她明天就要回家了，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她的「baby boy」身邊。

但是，你在《自由》中，以及在上周六晚的那場音樂會上，並聽不出太多初為人母的溫情脈脈。雅絲敏的歌聲，依舊是她招牌式的蒼涼空闊。台上一身紅裙，烈焰般的，卻並掩蓋不了入骨的孤寂。

「我的歌從來都是悲傷的。」她曾患憂鬱症，因為想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可以輕易地被快樂打動，而擊中她讓她有真切存在感的，從來都是痛苦。

她並不覺得當了妻子當了媽媽有了愛與被愛，這痛苦和孤獨就可以解開。「我好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泡泡裡。」她說。只是，有時候她需要找到某種力量，戳破那泡泡，敞開她的生命。

好在，如今她知道，那力量就在她身邊。

本報記者 李夢

痛苦孤獨難解開

雅絲敏說，她的歌從來都是悲傷的 本報攝

de Mi），講她已故媽媽的一段愛情，由她與西班牙女歌手Concha Buika合唱。

以色列音樂

若以人們對民族音樂和世界音樂的慣常理解，這類音樂多是以特定國家或特定地區來進行區分歸類。當你聽到某支世界音樂單曲時，大腦會迅速告知你：這是中東的，那是西班牙的，這是非洲的，那是拉美的……諸如此類，這種音樂的概念反射，都說明了一點：民族音樂和世界音樂都是在地域文化的氛圍中，逐漸產生相應的當地音樂風格。否則我們不會因為聽到某首音樂而在腦海中浮現出某個地區的名字和風貌。

較多異國音樂元素

可是這種論調在以色列的音樂上卻失去了效力。許多人在以色列音樂面前，幾乎失去了判斷能力。究竟什麼才是以色列音樂？恐怕很多人都無法馬上給出答案。是啊，這個國家的音樂到底是什麼樣子？

平日我們都鮮有機會接觸以色列音樂，似乎以色列音樂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不及其他民族音樂。當然這不能解釋為以色列音樂毫無特色，只能說，作為一個國家，以色列的音樂文化顯得過於短暫薄弱。其他國家之所以有著屬於自身標誌性的音樂，皆因為有著統一而久遠的文化和音樂積累。

那麼我們暫且撇開以色列，去看看猶太音樂吧。羅馬帝國搗毀耶路撒冷神殿並驅逐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後，猶太人便流落到世界各地。在音樂風格上，受到所在地音樂影響的猶太人之間逐漸產生了差異化。正因為這潛移默化的影響，猶太人音樂逐漸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標準風格。

猶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定居距今已有三個世紀之久，或因此，如今我們聽到的許多以色列音樂都帶有濃重的中東風味。以色列建國前後，吸收了大量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同時，也引入了諸多異國的音樂元素，使得以色列的音樂進一步多元化。

即便在以色列本土之外，中東／西亞音樂元素所帶來的影響還是比想像中的大。Klezmer音樂一直都由東歐猶太人主導，可在Klezmer專家級音樂家Giora Feidman的一系列Klezmer專輯以及Zev Feldman和Andy Statman的《Jewish Klezmer Music》中，依然能夠察覺到其中有不少中東／土耳其音樂的影響。

音樂圖鑒豐富多元

別因此覺得以色列音樂總是那麼神秘。Putumayo出品的《A Jewish Odyssey》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較為豐富多元的猶太人音樂圖鑒。雖說這個廠牌的世界音樂選輯不見得總那麼純正，但這張專輯展示出的多元化和通俗化卻成就了這張猶太音樂專輯，使其成為猶太音樂聆聽入門的不二選擇。Ashkenazic（歐洲風格）、Sephardic



▲Yahel的專輯《Around the World》



▲Zev Feldman和Andy Statman的專輯《Jewish Klezmer Music》



▲電音迷津津樂道的Infected Mushroom來自以色列

奮起直追

（地中海風格）以及Mizrahi（阿拉伯風格）這些猶太音樂的主要構成元素，在這張專輯中均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機會。

正是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帶來的多樣文化元素，造就了以色列的音樂大熔爐環境，並催生了許多風格上頗為奇異的融合類音樂。Yasmin Levy的音樂正屬於這一類型。其音樂既包含了中東元素，又摻雜了西班牙Flamenco音樂元素，唱法上又頗具猶太風味，最終的成品風格聽上去不同於前三者中的任何一種類型，恍若化學作用下誕生的新產品。

建國後，以色列逐漸形成了一些自己的音樂風格，可畢竟還是過多使用了他國音樂元素，其目前仍難在音樂市場上打響自己的名號。畢竟對於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更傾向於去直接尋找東歐音樂或者中東音樂，至於以色列音樂？人們的腦海中似乎就沒有過這個概念。它更像是由其他音樂拼接起來的產品。

即便試著去體驗以色列音樂，最終得到的回答也多是說，這音樂有一點中東元素和一點東歐元素在其中。說到底，人們會以其他地區現有的音樂風格來形容以色列音樂。雖然以色列仍然存有部分純粹的傳統猶太民謠，但這部分音樂數量太少，無法掩蓋以色列音樂大多使用舶來元素的事實。

搖滾音樂成績彪炳

幸運的是，近年來以色列的當代通俗音樂開始奮起直追。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Psy-Trance，這種迷幻電音玩得最兇的地方，竟然就是這個此前一直默默無聞的以色列。如今電音迷口中津津樂道的Psy-Trance電音大牌Yahel和Infected Mushroom，皆來自以色列本土。

雖然此樂種脫胎自具有濃重印度風味的Goa-Trance，但是能將其發揚光大的DJ，反而是有著中東音樂基礎的以色列人，這多少讓人有些驚訝。不過想想也是，在Goa Trance時期，以色列就有Astral Projection這樣的電音組合衝鋒陷陣。彼時他們的風頭就已蓋過了主要競爭對手，來自不列顛的Goa Trance同行Man With No Name。

以色列的搖滾音樂和說唱音樂等樂種也在不斷取得突破。重金屬樂團Orphaned Land在音樂中加入的那些猶太音樂元素，也說明在現代通俗音樂的個性化和差異化上，以色列人做出了一些成績。雖然目前以色列音樂的影響力還不夠強大，但按照這種發展速度，未來以色列音樂的地位說不定不會遜色於中東音樂。

文：Sankey